



凡人歌

## 清洁工李大爷

◎仇赤斌

李大爷60来岁,干瘦,头发已经花白,但留着板寸头看着挺精神。我没问过他是哪里人,但听口音是皖北的,接近北方语系,大致能听懂。他是我们楼道的保洁员,每天负责扫地、拖地、擦拭扶手,还要把楼道前的垃圾桶拖到指定的位置,等待垃圾车把桶内的垃圾装走,清空后再把桶拖到老地方。外面如果脏了,还要清洗垃圾桶。据说要负责10个楼道的保洁,任务不算轻。

自从他负责我们楼后,楼道比以前干净了许多。地上不见垃圾,扶手上也没灰了,女儿喜欢每次扶着扶手下楼,感受最深。他每天笑眯眯的,遇到住户都热情地打招呼。我每次带着女儿外出散步时,他都夸女儿可爱。女儿力气小,单独上楼时拉不动楼道的大门,他帮忙开了好几次,于是女儿遇到了也叫他“爷爷”。他抽烟,但不在楼道里抽,而是坐在路旁的石头上。抽完了,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,扔到垃圾桶里,比常人自觉得多。

楼下第一层是车库和储藏室,他在储藏室的出入口停了辆三轮车,上面放着他收来和捡来的废品。空闲的时候他就坐在小板凳上整理废品,有时来不及整理,他就把东西归拢在一起,留出走动的空间。有天我一大早去储藏室时,看到地上有个黑影,差点踩上,吓了一大跳。点亮走廊灯时,发现地上躺着李大爷。那是乍暖还寒的春季,气温不算高,幸好地上还垫着别人遗弃的沙发垫。我问他为何躺在地上,他说上班很早,但离垃圾车到来还有很长时间,他就先打个盹。我心中有点不忍,提醒他注意保暖。此后,把家里看完的报纸归到一处,积到满满一纸袋后,下楼给他送去,有回收价值的其他物品也都这样处理。他每次都很真诚地道歉,搞得挺不好意思,有时就不打招呼直接放到他的三轮车上。

小区实行了垃圾分类,其实也就是把餐厨垃圾从其他垃圾中分离出来而已,和国外比相去甚远。但保洁员的工作量增加了,多出了一个垃圾桶。一次早上才五点半,楼后面就响起刺耳的汽车喇叭声,纠缠不休,像是要把住户都要吵醒。我往窗外一看,声音来自楼后那个三岔口。这地方比较宽敞,车辆掉头方便,垃圾桶一般一大早就集中堆放在这里,等待垃圾车到时来收集。约定成俗了,虽然停车位紧张,但住户一般都自觉地不到那里停车。这辆车可能是为了自己方便,昨晚停在那里,现在被十来个餐厨垃圾桶困在里面了。其实自己下车把垃圾桶移下位置,就能把车开出来了。但那辆车不肯,一直在连续不断地按喇叭,希望有保洁员来干这活。车是好车,路虎越野车。但外面正下着大雨,保洁员都在旁边避雨吧。这辆车的喇叭按了至少有5分钟了,一直没人出来。突然我看到李大爷冒雨冲过来去挪垃圾桶,没有穿雨衣,也没有打伞。渐渐地又有两个保洁员打着伞前来帮忙。通道辟出来后,那辆车一直在原地发动着,没有下来人,也没有任何表示,倒是从车上扔出不少垃圾。车子也没动,直到20分钟后,有好几个人上车后才开走。

人的道德境界,真的和钱财无关。

## 大小朋友

随想曲

◎方芳

在长辈眼中,一个晚辈无论长到多大,将会是自己永远的小朋友。因此,只要有长辈在的场合,无论到了哪个年龄段,就可以永远像小朋友那样任性一下、调皮一下、被宠爱一下。

当我们高中毕业二十余年后首次师生相聚,这个真理实实在在地被检验了一次。

二十年前,我们是一群十八九岁的小青年,虽然幼稚,但常常装作深沉;虽然装作深沉,但老师始终知道我们不过是他们的小朋友。

有被老师表扬过,心中沾沾自喜却假装不动声色。有被老师批评过,心中十分难过却假装豪迈无所谓。

三年的时光,知识在逐渐地丰富,阅历在不断地增长,前面有老师的引导,旁边有同窗的互助,只是当时置身其中,不知不觉。

当三年时光结束时,才猛然醒悟自己要前往的地方不再有这样被师长亦步亦趋的教导了,不再会如此事无巨细地被管束了,在有一点惊惶失措又无比兴奋的朦胧感觉中各奔前程,或去高等学府深造,或由此提

前步入社会大熔炉锻造。

二十几年,似乎是弹指一挥间,当年的少年已经为人父母,下一代也正成为当年的自己。有些许白发了,眼角已有皱纹,有自己的家庭,有自己的事业,无论显赫或是平常,都肩负着养家糊口的责任、担当着社会稳定的重担,是承上启下的一代,四十不惑,真的不再迷惑不再彷徨。

重新相聚这一刻,老师是理所当然的座上宾,就那么静静地坐在那里,欣慰地看着一个个业已成人的学生,就使这一帮业已成人的大人忽然觉得青春重回,在老师慈爱的目光中,重新变成了一个个小朋友,并且在脱掉当年的各种伪装后变得更加坦率、更加单纯。

那样由衷欢喜地微笑着,那样真诚亲热地招呼着,被时间覆盖的一点点遗忘也很快地被彼此掀掉,曾经的矜持已变成落落大方。

老师与学生一起回忆当年的点点滴滴,无论糗事还是美事,都成为记忆图片中漂亮的色彩了,正因为有五颜六色的互相搭配,记忆的画面才足够赏心悦目。

这是一群大的小朋友,祝愿着自己二十多年前的老师健康长寿,这样,这一群人就可以成为永远的可以任性一下、调皮一下、被宠爱一下的小朋友。

## 一只大黄狗

观察者

◎岑玲飞

一到这里,我就注意到,这摆着三十桌左右的露天餐饮场所中,转悠着三四只土狗。它们并不追逐打闹,缓缓地踱着步子,并不急切地乞求人们投喂给它们食物。因为,这里吃饭的都是陌生客,它们有自知之明,人们不驱赶它们,已是宽容了。但它们故意在餐桌间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,其实是在等待机遇,只要逮着一两个略微手松心软的人,它们的机会就来了。

我一落座便想,不要把餐桌上的肉扔给狗吃。同桌的朋友虽不陌生,但也不是熟到不拘礼的地步,一落座便把餐桌上的肉扔给狗吃,不合礼数。

果然,一上菜,一只大黄狗就慢悠悠地来了。它绕桌转了一圈,走走停停,看着我们。我摆出一副冷漠面孔,侧着头,眼睛的余光淡淡地扫了扫这只狗,个太大,毛太长,不洗澡,洗了也是白洗,因为它是生活在露天的。我继续吃我的,和同桌的朋友们说话。那只大黄狗呆了一会儿,没戏,便离开了,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难过和失落,好像它只是顺路经过,休息一会儿,欣赏一下风景。它还爱面子,像摔了一跤,很疼,却故作淡定。

它不知去了哪里,也许去别的餐桌边演这一幕。既然走开了倒也清静,我想。

可是,它好像很傻,记性很差,不到两分钟,又来了。刚才受到冷遇的事已忘光。它假装散步到此,隔着礼貌的距离,看着我们,它站到每个人的身后,身旁,让每个在座的人都看到它,但它不会太招摇,比如模仿人类直立或发出讨好的声音。我们依然漠视,我谈笑风生,根本不把这只狗放在眼里,偶尔假装看风景,把头侧一下,顺便也看到了这只狗。它也很淡定,只是在一旁闲站慢停,不显山露水,甚至有种抬头看天的心态,好像在说,我不是要饭的,这公共场合我爱站哪儿站哪儿。

三四只狗是分地盘,这只狗在这一带转,那只狗在那一带转,从不串岗,这是狗的领地意识,它们有自己的规则。落座后,就只有这一只大黄狗在眼前晃来晃去的。它们似乎有自知之明,晃的狗太多了不雅观,一只才是能让人接受的。

我们都不理会它,它也不急,好像已知道它在这里得不到好处,只是死马当作活马医,不放弃。它来了,转悠一会儿,又无趣地离开,远得我的眼睛一时看不到它。可这个没志气的大黄狗过不了两分钟,又像初次遇见我们一样,怀着希望走来了。它转悠一圈后,最后总是站在老汪的椅子后方,老汪坐在我右边。

它像得了强迫症,要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来了,又去了。这是它的把戏,这把戏一定会博得某个人的注意。只要餐桌边还坐着人,它就一直来来去去地晃。

我忽然觉得这只大黄狗十分宽宏大量,我们“伤害”了它无数次,它一次也没放心上,一点也不生气。它总是怀着最初吃肉的希望,缓缓地走来,它已经来回走了很多路,消耗了很多体力。

这对大黄狗不公平!于是,在第N次后,我夹了一块鸡肉向它奋力扔去,差点扔过头,快要掉进附近的池子了。它立即回身叼起肉,好像这块肉是我不小心掉的,被它捷足先登,钻了空子先抢了,所以它心虚,不敢在我面前吃。它叼着肉,压低头,躬着肩,夹着尾巴像过街老鼠一样开溜了,好像它是冒着一路枪林弹雨小心翼翼地逃走的。吃完了,它抬脚又回来了,这次不再打探转悠,而是直接站到刚才捡肉的位置,守株待兔起来。

我又扔了一块,这次扔得近了些,大黄狗叼着肉,又避到别处吃,吃完又回来站在老位置。这次,我故意把肉扔在自己脚边,这样,它想捡肉,就要冲破它自己设定的安全距离。果然,它看看肉,又抬头观察我,我故意面无表情,不言不语,摆出深不可测的模样。大黄狗一时吃不准我是啥态度,几番欲前又止。我都等得烦死了,它却一直在一步之遥外想东想西。于是我回过身子不正眼看它,它见这一空子,上前一步叼起,又开溜了,吃完又马上回来候着。

很快,它就知道我不是不小心掉肉,而是有意给的。这样,它就不再躲着吃,而是叼起肉后略倒退一两步,斜侧着身子啃起来。它的退避已不是害怕,而是不好意思,似乎怕它的吃相吓着了我。再后来,它连这一两步也不退避了,哪里叼起就在哪里吃,好像已与我熟到不拘礼的地步。

它总是贴着老汪的椅子坐着,我有些生气,为什么老汪看都没看它一眼,它却像是老汪带来的宠物,选择与老汪形影不离?后来我想,如果它坐在我的椅子后,我看它就要转一百八十度,它坐在老汪后面,我只要转九十度就行了,果然是有计谋!

我喂了大半盘鸡肉给它,它还不知足,只等着再下一块鸡肉落地。我就对它低声说:“你已经吃得很多了,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了。”它仰着头,眼睛清澈如星,在暮色中闪着晶莹的光,它像个傻子一样,一点也没听懂,一步也不离开,一脸茫然地用信任的眼神认真地与我对视着,我忽然想起一个成语:大智若愚。

一只狗,会坚持不懈、会欲擒故纵、会不计前嫌、会保持安全距离、会装傻子、会察颜观色,似乎在与人类打交道的经历中,修炼成了一个心理学专家。

一只狗,它很聪明,也很单纯,很可爱,也很无奈。它其实就是一只简单的狗,为了多吃一块肉而已。我写它,也简单,只是在几秒钟的对视时发现它的眼睛是纯净的星光,一闪一闪,很温和,令人坚冰般的心也化了水波。

总第 5914 期

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配图

沈欣

